

小满寄怀

周潮远

半满晴光映画楼，微澜心海泛轻舟。
不贪圆满邀明月，且向风前拾小悠。

小满

陈先英

阳光在麦芒上淬火
脚步越来越匆忙
年轻的梦想
每个脚印都长出透明的翅膀

逆水而上的锦鲤
扑腾着金色的时光
吹奏最后一曲短笛
把一声声最美的祝福送上

看吧，一朵朵夏花正在
喜盈盈地绽放
青穗铆足了劲
等待悬而未决的答案

新时代的徐霞客

穹崖遂谷，不改其苍翠。潮起潮落间，我们把“一二三四五”的密码，译解成每个螺栓的扭矩值、每份预警报告的响应时效、每次备件联储的协同效率。当无人机携着海盐的气息掠过叶尖，巡检画面里跳动的不仅是设备状态，更是一个传统能源企业向绿色未来蜕变的生命图谱。这或许就是我们海上风电人的浪漫——在浪涌与数据流之间，筑起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跨海长桥。

昔者标杆电价，如中流之砥柱；今朝现货波涛，似钱塘之怒潮。电力市场化之玄机，非止于九章算术；补贴退坡之凛冽，尤胜于三冬霜刃。然吾辈风电儿郎，怀徐霞客涉险之勇，月出东山，运维船犁碎银波万顷；日薄西山，集控室点亮星河千盏。运行调度中，“徐霞客”们积极加强厂网协调，应对机组参与电网工作导致发电量不及预期的风险，优化机组停运检修窗口，减少电量损失。积极加强设备可靠性管理和应对机组非计划降功率或非计划停机带来的发电量减少风险。

我们正在重构风电场的“地理志”。三百年前，徐霞客跋山涉水，以脚步丈量华夏

山河；三百年后，当代“徐霞客”正在证明：最动人的游记不在纸页间，而在持续跳动的发电数据里，在万家灯火的绿色脉动中。运行人员依托风功率预测系统，在气象云图与发电曲线间搭建起智慧桥梁。如同徐霞客在《溯江纪源》中修正长江正源的执着，用数据重新定义风的能量边界。测屏上跳动的发电曲线便成了我们与自然的对话簿。环境数据分析不再只是冰冷的参数：风速仪每0.1m/s的波动，都可能改写现货市场的收益模型；机舱外温度传感器0.5℃的异常，或许就是散热系统改造的关键线索。功率一致性分析听起来像道数学题，实则关乎整片风场的生命体征，可以揪出设备各个系统的偏差和健康情况。“价值引导”的真谛——创新不是实验室里的孤芳自赏，而是让每个故障率下降的百分点都转化成真金白银。当代“徐霞客”还试图开展大部件联储缩短采购周期，减少由于设备缺陷导致的电量损失。亦密切关注电力市场环境变化，协同开展电力营销。“徐霞客”们一直在跋涉在电力山水之间！

在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之间，在机械心跳与自然脉动之间，这群“徐霞客”

见过浪尖上碎裂的佛光，也录下过台风眼里的真空寂静。那些年，我们防台、防汛、防强对流天气。做好了应急物资的储备及保养；做好了风机防台策略紧急回桨测试；做好了设备区低洼地带沟道疏通；做好了电缆沟排水泵运行状态排查等工作；及时撤离了涉险地带人员，停止海上各类作业活动，船只和人员及时回到安全港口避风，不折不扣落实了防暴雨、狂风、大浪等措施。

海天以永恒的躁动对峙，他们既不能高歌亦无法退却。潮音日夜叩击钢铁的肋骨，那些矗立于深渊之上的白色巨塔，是献给风暴的另一种祷词。通向零碳未来的航道上没有现成海图。但我们坚信，当科技创新的季风遇到敢为人先的勇气，当7S精细管理的舵盘校准绿色发展的罗经，中国风电这艘巨轮定能在能源革命的深海中破浪前行。

再回首，我们这一代“徐霞客”曾日夜奋战将青春奉献于它。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魏雯炜）

小满人生
恰如其分的圆满

今年的小满，恰逢五月的温暖阳光，麦田逐渐泛起金黄，花开得恣意。小满，不是满盈的极致，而是恰到好处地充盈。就像人生的每一段旅程，最美的往往是那份恰到其时的满足，而非无尽追求与渴望。

在这个小满的季节里，我们或许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历了磨砺与成长，然而仍有一些心愿未曾实现。就像那田野中的麦穗，虽未完全饱满，但已是丰盈的象征。人生亦是如此，不必追求绝对的完美，而是要学会珍惜每一个“尚未圆满”的时刻。

小满的时节，提醒我们学会平衡，放下对“完美”的执念，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那份遗憾与不足，正是人生的一部分，它们让我们更加懂得感恩，学会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或许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顿家人围坐的晚餐，亦或是朋友间的一个微笑，这些点滴的温情，便是人生最美的小满。

今日的小满，像一阵轻风，带着淡淡的麦香与花香，吹拂过心田。让我们在这一刻，放下烦忧，感恩生命中的每一份拥有，带着平和的心境，迎接接下来的丰盈与希望。（王明静）

枇杷熟了 小满来了

刚下过雨，枇杷叶子上还挂着亮晶晶的水珠。我把车停在村口，就闻到一阵枇杷的香甜味。这是二十多年没变的味道——爷爷总说，枇杷熟透时，小满就到了。

老宅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推开门，院子里那株枇杷树正伸着枝丫，金黄的果子像是小灯笼。我刚伸手去摘果子，树后走出个驼背的老头，带着一条黑狗，此人正是老张。他一边扇着蒲扇，一边说：“小满来摘枇杷啊？”

老张说：“你爷当年种这树时，左邻右舍都来帮忙，说是图个秋收满仓的好兆头。”我抬头望着树，想起爷爷蹲在树下抽

烟的样子。他总说，小满这节气最耐看，稻穗低着头，麦芒抬着头，急不得也慢不得。

后院的土墙下，李奶奶正捣艾草汁。她头发花白，别着枇杷叶：“那天你奶奶在灶台包艾粿，你爷爷拎着竹篮去溪边看鱼苗，脚一滑就歪进水里……”老太婆笑得眼睛眯成了缝：“人家小满盼丰收，他倒先把自己泡成条黄鱼。”

天快黑的时候，我抱着竹篮往村外走。田埂上碰到挑粪筐的王叔，他肩头缠着条麻袋：“你爷走那年，我们在枇杷树下摆了碗酒，说他把小满过成了个满堂红。”

说着从筐底掏出个旧铜锁：“这是你奶留给你的，锁上刻着谷穗，她总说小满要锁住谷雨的湿气。”

到了溪边，蛙声一片。我解开铜锁，扣住木船绳。舱底铺着去年摘剩的枇杷叶，叶脉还嵌着雨滴。我划到河心，月光把果皮染成蜜金色。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拐杖敲石板的笃笃声——那是奶奶的藤椅，如今静静靠在枇杷树下。

城里人过小满，讲究个“满”字。我望着河面的铜锁倒影，枇杷叶在水波里打着旋，像爷爷当年卷的旱烟纸屑，永远停在谷物半熟不熟的时节。（童英群）

公益广告

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